

金圣叹批评本

水浒传

〔明〕施耐庵 著 〔清〕金圣叹 批评

下

明末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腰斩一百二十回本《水浒传》，保存了原书的精华部分，并写了大量精彩绝妙的评语，此本遂成为清代三百年间最为流行的本子。

長春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014057643

I242.43
24
V2

金圣叹批评本

水滸傳

〔明〕施耐庵著 〔清〕金圣叹 批评



下

I242.43
24
V2

長春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北航

C1742631

第五十一回

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

李逵打死殷天锡
柴进失陷高唐州
第五十一回

此是柴进失陷本传也。然篇首朱仝欲杀李逵一段，读者悉误认为前回之尾，而不知此已与前了不相涉，只是偶借热铛，趁作煎饼，顺风吹花，用力至便者也。吾尝言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，如此一段文字，瞒过世人不为不久。今日忍俊不禁，就此一处道破，当于处处思过半矣，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！

柴皇城妻写作继室者，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亲往也。以偌大家私之人，而既已无儿无女，乃其妻又是继室，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，其分崩决裂可胜道哉？继室则年尚少，年尚少而智略不足以御强侮，一也；继室则来未久，来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压众心，二也；继室则其志未定，志未定而外有继嗣未立，内有帷箔可忧，三也，四也。然则柴大官人即使早知祸患，而欲敛足不往，亦不可得也。

嗟乎！吾观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势要，在地方无所不为，殷直阁又倚仗姐夫高廉势要，在地方无所不为，而不禁愀然出涕也。曰：岂不甚哉！夫高俅势要，

则岂独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？如高廉者，仅其一也。若高俅之势要，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，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；乃是百高廉，又当莫不各有殷直阁其人；而每一高廉，岂仅仅于一般直阁而已乎？如殷直阁者，又其一也。若高廉之势要，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，又将百殷直阁正未已也。夫一高俅，乃有百高廉；而一一高廉，各有百殷直阁，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！是千殷直阁也者，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，然则普天之下，其又复有宁宇乎哉！呜呼！如是者，其初高俅不知也，既而高俅必当知之。夫知之而能痛与戢之，亦可以不至于高俅也；知之而反若纵之甚者，此高俅之所以为高俅也。

此书极写宋江权诈，可谓处处敲骨而剔髓矣。其尤妙绝者，如此篇铁牛不肯为髯陪话处，写宋江登时捏撮一片好话，逐句断续，逐句转变，风云在口，鬼域生心，不亦怪乎？夫以才如耐庵，即何难为江拟作一段联贯通畅之语，而必故为如是云云者，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穷凶极恶，乃至敢于欺纯是赤子之李逵，为稗史之《梼杌》也。

写宋江入伙后，每有大事下山，宋江必劝晁盖：“哥哥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。”如祝家庄、高唐州，莫不皆然。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恶，能以权术软禁晁盖，而后乃得惟其所欲为也。何也？盖晁盖去，则功归晁盖；晁盖不去，则功归宋江，一也。晁盖去，则宋江为副，众人悉听晁盖之令；晁盖不去。则宋江为帅，众人悉听宋江之令，三也。夫出则其位至尊，入则其功至高，位尊而功高，咄咄乎取第一座有余矣！此宋江之所以必软禁晁盖，而作者深著其穷凶极恶，为稗史之《梼杌》也。

劫寨乃兵家一试之事也。用兵而至于必劫寨，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，此皆小儿女投掷之戏耳。而今耐庵偏若不得不出于此者，盖为欲破高廉，斯不得不远取公孙；远取公孙，斯不得不按住高廉；意在杨林之一箭，斯不得不用学究之料劫也。

本篇本叙柴进失陷，然至柴进既陷而又必盛张高廉之神师者，非为难于搭救柴进，正以便于收转公孙。所谓墨酣笔疾，其文便连珠而下，梯接而上，正不知亏公孙救柴进，亏柴进归公孙也。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，此又其一矣。

玄女而真有天书者，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；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师者，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。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，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，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，而天书可知矣。前曰：“终日看习天书。”此又曰：“用心记了咒语。”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？明乎前之看习是诈，而今之记咒又诈也。前曰：“可与天机星同观。”此忽曰：“军师放心，我自有法。”岂有终日两人看习，而今吴用尽忘者？明乎前之未尝同观，而今之并非独记也。著宋江之恶至于如此，真出篝火狐鸣下倍蓰矣。

话说当下朱全对众人说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

这口气,我便罢!”奇谈骇事。○文章妙处,全在脱卸。脱卸之法,千变万化,而总以使人读之,如神鬼搬运,全无踪迹,为绝技也。只如上回已赚得朱仝,则其文已毕,入此回,正是失陷柴进之正传。今看他更别起事端,而便留李逵做一关捩,却又更借朱仝怨气顺手带下,遂令读者深叹美髯之忠,而竟不知耐庵之巧。真乃文坛中拔赵帜、立赤帜之材也。○每见读此文者,误认尚是前回余文。小说之不能读,而欲读天下奇书,其谁欺?欺小衙内乎?李逵听了大怒道:“教你咬我鸟!晁、宋二位哥哥将令,干我屁事!”“将令”与“屁”合作一句,李大哥妙人有此妙语。朱仝怒发,又要和李逵厮并,三个又劝住了。朱仝道:“若有黑旋风时,我死也不上山去!”奇谈骇事。○总之是耐庵立意要脱卸到下文,非美髯立意要死并李逵也。【眉批】看他过接法。柴进道:“恁地却也容易,我自有个道理,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看他文章过接奇绝处,如星移电掣,瞥然便去,不令他人留目。你们三个自上山去,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仝道:“如今做下这件事了,知府必然行移文书,去郓城县追捉,拿我家小,如之奈何?”吴学究道:“足下放心,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”朱仝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,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,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,送出关外。临别时,吴用又分付李逵道:“你且小心,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,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。每于事前先逗一线,如游丝惹花,将迎复脱,妙不可言。待半年三个月,等他性定,却来取你还山,此一句极似承上文吃紧语,然却是假笔。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。此一句极似无来历突然语,然却是正笔。”○只此二笔要分正反,洵知文之难作与文之难读也。三个自上马去了。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,且只说朱仝随吴用、雷横来梁山泊入伙。行了一程,出离沧州地界,庄客自骑了马回去。细。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,于路无话。早到朱贵酒店里,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、宋江引了大小头目,打鼓吹笛,直到金沙滩迎接,一行人相见了。各人乘马回到山上,大寨前下了马,都到聚义厅上,叙说旧话。朱仝道:“小弟今蒙呼唤到山,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,去郓城县捉我老小,如之奈何?”宋江大笑道:“我教长兄放心。尊嫂并令郎,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”朱仝便问道:“见在何处?”宋江道:“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,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”朱仝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,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:“近日有人赍书来,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。因此收拾,星夜到此。”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仝、雷横山顶下寨,陡然将朱、雷一结,令两龙齐来入穴,看他何等笔力。○闲中忽大书“宋江便请”四字,见宋江之无晁盖也;又大书“山顶下寨”四字,见宋江之多树援也。一笔一削,遂拟《春秋》,岂意稗官有此奇事。【眉批】不但结朱仝,并结雷横,谓之两头一结法。一面且做筵席,连日庆贺新头领,不在话下。毕。

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,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。次日,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,报与知府知道。府尹听了大惊,亲自到林子里看

了，痛哭不已，备办棺木烧化。次日升厅，便行开公文，诸处缉捕，捉拿朱全正身。郓城县已自申报朱全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开各州县，出给赏钱捕获，笔墨周致，又补郓城县事。不在话下。毕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，闲杀铁牛。忽一日，轻轻三字，生出后回无数大文字。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书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！”李逵便问道：须知急插入真是妙笔，不得但赞描画李逵如活而已。“大官人有甚紧事？”柴进道：“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见在高唐州居住。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，呕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。早晚性命不保，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，特来唤我。想叔叔无儿无女，注出必须亲往之故。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”李逵道：“既是大官人去时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，如何？”以事论之，谓是旁文；以文论之，却是正事。须看耐庵妙笔，莫只看李逵妙人也。柴进道：“大哥肯去时，就同走一遭。”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。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，望高唐州来。

不一日，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。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，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叔叔，坐在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既已无儿无女矣，乃其妻又是继室，皆所以深明柴进之必亲往也。出来，劝柴进道：“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休烦恼。”家破人亡之时，只有妇人哭、男子劝之理，岂有男子哭、妇人反劝之理哉？分明写出皇城家中，又无痛痒，又无缓急，此继室之所以为继室，而柴进之不得不亲往也。○只“继室”二字，直从意匠惨淡处经营出来。作文岂是易事，而读文又乌得不难也！柴进施礼罢，便问事情。继室答道：“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便伏交战诸文。设无此一语，下直取而杀之可也。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势要，在这里无所不为。一部书并不正写高俅一笔，而高俅之恶贯于斯盈矣。“无所不为”者，一辞不足以尽之之谓也。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尽称他做‘殷直阁’。那厮年纪却小，又倚仗他姐夫的势要，又在这里无所不为。高俅无所不为，犹可限也；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，胡可限也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，不可限也；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，又复无所不为，胡可限也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，又复无所不为，不可限也；高俅伯叔兄弟之亲戚，又当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，又当各各无所不为，胡可限也！嗟乎！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，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。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，张不可限之馋吻，夺不可限之几肉，填不可限之溪壑，而欲民之不畔、国之不亡，胡可得也！有那等献勤的卖科，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盖造得好。前书高俅之伯叔兄弟夺人妻女，此书高俅伯叔兄弟之妻舅夺人田宅。盖高俅之党愈多，而高俅之势愈赫矣。前书高俅因伯叔兄弟夺人妻女，而欲诬诛林冲；此书高俅因伯叔兄弟之妻舅夺人田宅，而至祸连甲兵。盖高俅之势愈赫，而高俅之恶愈盈矣。那厮带将许多奸诈不及的三二十人，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，写得赫赫。便要发遣我们出去，他要

来住。写得赫赫。皇城对他说道：‘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。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，赶我老小那里去？’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抢殴打。因此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。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”柴进答道：“尊婶放心，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。但有门户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，和他理会。先顿一句在此者，非表丹书铁券之即来，正表丹书铁券之未来也。便告到官府、今上御前，此四字是叠一句法，本言便告到官府也不怕他，却于“官府”二字下，叠出“今上御前”四字，以表丹书铁券之老大足恃，而不谓后文之殊不然也。也不怕他。”继室道：“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是得。”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厮好无道理！忽然提出“道理”二字，令奸臣一吓。我有大斧在这里，教他吃我几斧，却再商量！”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没来由，和他粗卤做甚么？他虽是倚势欺人，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。这里指高廉也。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指道君也。必道君皇帝方大似他，然则“他”之为他，其大何如哉！○只知“这里”之有高廉，而不知“大似他”的身边之有高俅，何哉？放着明明的条例，和他打官司！”李逵道：“条例、条例！若还依得，天下不乱了！快论确论。我只是前打后商量！五字是李大哥生平，亦是一大篇题目，不得作一句闲话读也。那厮若还去告状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！”亦是下文一大篇题目，不是口头顺便快语而已。柴进笑道：“可知朱全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。本为要留李逵生出事来，故上文写作朱全怒发耳。今偏倒捩此笔，以自掩其笔墨之迹。耐庵每每如此。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！”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？江州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？”妙人妙语，全是妩媚，毫无粗卤，令我读之解颐。柴进道：“等我看了头势，用着大哥时，那时相央，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”又于柴进口中特作按压之语，以见下文突如其来，非柴进之所料也。

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“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锡毆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。九泉之下，也感贤侄亲意。保重、保重！再不多嘱。”言罢便放了命。柴进痛哭了一场。继室恐怕昏晕，不惟不哭，反劝人勿哭，极写“继室”二字。劝住柴进道：“大官人烦恼有日，只四字，写尽新死人家相劝人语。且请商量后事。”柴进道：“誓书在我家里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槨盛殓；成了孝服，却再商量。”柴进教依官制，备办内棺外槨，依礼铺设灵位。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价气。妙人，写得如画。问从人，都不肯说。一发可恼。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因果。

至第三日,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撵行的马,“撵行”妙。将引闲汉三二十人,手执弹弓、川弩、吹筒、气球、拈竿、乐器,城外游玩了一遭,带五七分酒,佯醉假颠,径来到柴皇城宅前,勒住马,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描写如画,正与高衙内一样脚色。柴进听得说,挂着一身孝服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:“你是他家甚么人?”柴进答道:“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”殷天锡道:“我前日分付道,教他家搬出屋去,如何不依我言语?”柴进道:“便是叔叔卧病,不敢移动。夜来已自身故,待断七了搬出去。”殷天锡道:“放屁!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。三日外不搬,先把你这厮枷号起,先吃我一百讯棍!”柴进道:“直阁休恁相欺!我家也是龙子龙孙,放着先朝丹书铁券,谁敢不敬?”殷天锡喝道:“你将出来我看!”好。柴进道:“见在沧州家里,已使人去取来。”殷天锡大怒道:“这厮正是胡说!便有誓书铁券,我也不怕!又好。左右,与我打这厮!”

众人却待动手,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张看,全是妩媚。毫无粗卤。妙人。听得喝打柴进,便拽开房门,大吼一声,直抢到马边,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,一拳打翻。何等快便,何等条直。拦驾告状,何为也哉!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,写得好。被李逵手起,早打倒五六个,一哄都走了。却再拿殷天锡提起来,拳头脚尖一发上,柴进那里劝得住?看那殷天锡时,早已打死在地。只是一顿打,却作两截写。○快活。柴进只叫得苦,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。柴进道:“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,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,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”李逵道:“我便走了,须连累你。”至性人语。○纯是一团道理在胸中,方说得出此八个字来。怪不得他骂人“无道理”也。○必如此人,方能与人同生同死,他人只是闲时好听语耳。柴进道:“我自誓书铁券护身,你便去是,事不宜迟。”李逵取了双斧,带了盘缠,出后门,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时,只见二百余人,各执刀杖枪棒,围住柴皇城家。柴进见来捉人,便出来说道:“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”众人先缚了柴进,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,不见,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,当厅跪下。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,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,只待拿人来,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。高廉喝道:“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!”柴进告道:“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,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,见在沧州居住。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,特来看视,不幸身故,见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,定要赶逐出屋,不容柴进分说,喝令众人殴打。被庄客李大救护,一时行凶打死。”高廉喝道:“李大见在那里?”柴进道:“心慌逃走了。”高廉道:“他是个庄客,不得你的言语,如何敢打死人!你又故纵他逃走了,却来瞞昧官府。你这厮,不打如何肯招?牢子下手,加力与我打这厮!”柴进叫道:“庄客李大救主,误打死人,非干我事!放着先朝太祖誓书,如何便下刑法打我?”高廉道:“誓书有在那里?”好。柴进道:

“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了。”高廉大怒，喝道：“这厮正是抗拒官府！左右，腕头加力，好生痛打！”众人下手，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只得招做“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”。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简验了，自把棺木殡葬，不在话下。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封占了房屋园院，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

却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来见众头领。朱仝一见李逵，怒从心起，掣条朴刀，径奔李逵。须知此只是周旋前文，盖既已一时借作波折，便不得不与之收拾完缴。所谓情生文，文又生情，了不得已也。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仝。胸中自有一场大祸，且未及说，而见人要厮杀，便且与之厮杀，妙人之妙如此。【眉批】此是余文，不入朱仝传，亦不作李逵传。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，一齐向前劝住。宋江与朱仝陪话道：“前者杀了小衙内，不干李逵之事，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，一时定的计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记心。只顾同心协助，共兴大义，休教外人耻笑。”便叫李逵：“兄弟，与美髯陪话。”李逵睁着怪眼，叫将起来，有时要他死亦肯，有时要他陪话亦不肯，真是第一妙人。说道：“他直恁般做得起！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，自是李逵心口如一语。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，却怎地倒教我陪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却是你杀了小衙内，此语与下语不连。虽是军师严令。此语与下语又不连。论齿序，他也是你哥哥。此语与下语又不连。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，看他句句不连。我却自拜你便了。”弯弯曲曲，一句一换，直换到此句，不得不令李逵心肯，写尽宋江权术，当面转变而出。○耐庵何难为宋江作一片理直气畅语，足使李逵心服，而必故为如此屈曲断续之辞？此盖所以深明宋江之权术，乃至忍于欺天性一直之李逵，而又敢于李逵面前，明明变换以欺之，所谓深恶痛绝之笔也。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，便道：“我不是怕你，为是哥哥逼我没奈何了，与你陪话。”一“逼”字，“没奈何了”四字，写李逵服宋江毕竟不是心服，妙笔。李逵吃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仝两拜。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。毕。

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，与他两个和解。补写晁盖，正是反别宋江。李逵说起：方才说起。虽文势不得不然，亦活写李逵天趣。“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，殴骂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”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“你自走了，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！”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惊，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晓。”未审虚实。轻动人军，既不可；差人往探，稽延时日，又不可。忽然斜插一句，有意无意。便似恰好凑着者。巧心妙笔，独我能知之耳。李逵问道：“戴宗哥哥那里去了？”吴用道：“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。他到那里不见你时，必去高唐州寻你。”反作一注注开去，以自掩其笔墨之迹，妙绝。○每每有一段事，前文不能及，因向后文补叙出者，此自是“补叙”之一例。今此文乃是前文实实本无，而一时不得不出此一法，以自叙其两难之笔。谓之“随手撮出”例，并非“补叙”之一例也。

说言未绝,只见小校来报:“戴院长回来了。”看他何等迅疾。○看此句,始悟上文之能。宋江便去迎接,到了堂上坐下,便问柴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:“去到柴大官人庄上,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径奔那里去打听,只见满城人传说: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,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;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縲绁,下在牢里;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,尽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。”晁盖道:“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!但到处便惹口面!”李逵道:“柴皇城被他打伤,呕气死了;又来占他房屋,又喝教打柴大官人,便是活佛也忍不得!”妙人妙语,正以不可解为奇,并不知活佛又是甚东西也。

晁盖道:“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,今日他有危难,如何不下山去救他?我亲自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:“哥哥是山寨之主,如何可便轻动?写宋江自到山寨,便软禁晁盖,不许转动,而又每以好语遮饰之,权诈可畏如画。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,情愿替哥哥下山。”吴学究道:“高唐州城池虽小,人物稠穰,军广粮多,不可轻敌。烦请林冲、第一员便点林冲,陡然提出五岳楼下故事。花荣、秦明、李俊、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杨林、邓飞、马麟、白胜十二个头领,部引马步军兵五千,作前队先锋;中军主帅宋公明、吴用、并朱全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、石秀十个头领,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。”共该二十二位头领,辞了晁盖等众人,离了山寨,望高唐州进发。

梁山泊前军到高唐州地界,早有军卒报知高廉。高廉听了,冷笑道:“你这伙草贼,在梁山泊窝藏,我兀自要来剿捕你。今日你倒来就缚,此是天教我成功!左右,快传下号令,整点军马,出城迎敌,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。”这高知府上马管军,下马管民,一声号令下去,那帐前都统、监军、统领、统制、提辖军职一应官员,各各部领军马,就教场里点视已罢,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。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,号为“飞天神兵”,轻轻添出四字,便就柴进传中收出公孙胜来。可谓文心梯接而上,不得认真谓当时真有其人也。【眉批】看他趋势过接。一个个都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两淮、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。知府高廉亲自引了,披甲背剑,便奇。上马出到城外,把部下军官周回排成阵势,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,摇旗呐喊,擂鼓鸣金,只等敌军来到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总出三人。引领五千人马到来,两军相迎,旗鼓相望,各把强弓硬弩,射住阵脚。两军中吹动画角,发起擂鼓,花荣、秦明别出二人。○上总出三人,此又别出二人,便单单让出林冲一个头来,为五岳楼下、白虎堂前、山神庙里无数大书,一齐吐气也。○作书须学此等笔法。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,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,跃马出阵,自岳楼下忍此一口气,节堂前再忍一口气,草场外再忍一口气,乃至水泊里再忍一口气,直到此一处,方乃一齐发作,快文亦快事也。厉声高叫:“姓高的贼!快快出来!”“姓高的贼”所包甚广,俗本讹。高廉把马一纵,引着三十余个军官,都出到门旗下,勒住马,指着林冲骂道:“你这伙不知死的

叛贼，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！”林冲喝道：“你这个害民强盗，骂高廉只此一句，下自痛骂高俅，妙绝。我早晚杀到京师，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，碎尸万段，方是愿足！”对高廉骂高俅，各人心中自有怨毒，妙绝。○柴进传中忽为林冲传作结，真所谓“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垒块”矣。此等意思，又确是林武师。宋江不尔，武松不尔，鲁达不尔，李逵不尔；石秀近之矣，而犹不尔。

高廉大怒，回头问道：“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？”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于，名直，拍马轮刀，竟出阵前。林冲见了径奔于直，两个战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，翻筋斗撇下马去。小喜作折。高廉见了大惊，“再有谁人出马报仇？”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温，双名文宝，使一条长枪，骑一匹黄骠马，銮铃响，珂佩鸣，早出到阵前，四只马蹄荡起征尘，直奔林冲。秦明见了，大叫：“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斩此贼！”林冲勒住马，收了点钢矛，让秦明战温文宝。两个约斗十合之上，秦明放个门户让他枪搦进来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，死于马下。那马跑回本阵去了。小喜作折。两阵军相对，齐呐喊。

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“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‘疾’”八字，耐庵撰之于前，诸小说家用之于后，至今日已成烂熟旧语。乃读之便似活画出一位法官，字字有身分，有威势，有声响，有棱角，始信前人描画之工也。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，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沙走石，撼地摇天，刮起怪风，径扫过对阵来。林冲、秦明、花荣等众将对面对面不能相顾，惊得那坐下马乱撞咆哮，众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剑一挥，指点那三百神兵，从阵里杀将出来。背后官军协助，一掩过来，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。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先将两番小喜作一波折，然后转出一番大败来，看他处处不作直笔。高廉见人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军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

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林冲等接着，具说前事。宋江、吴用听了大惊，与军师道：“是何神术，如此利害”吴学究道：“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风返火，便可破敌。”宋江听罢，打开天书看时，第三卷上有“回风返火破阵之法”。忽然又作一折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。整点人马，五更造饭吃了，摇旗擂鼓，杀进城下来。有人报入城中，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，开放城门，布下吊桥，出来摆成阵势。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，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。如画。吴学究道：“那阵内皂旗便是使‘神师计’的军兵，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敌？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放心，我自有破阵之法。诸军众将勿得惊疑，只顾向前杀去。”高廉分付大小将校：“不要与他强敌挑斗，但见牌响，一齐并力擒获宋江，我自有重赏。”

两军喊声起处，高廉马鞍轿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，上有龙章凤篆，先插在

前。手里拿着宝剑，出到阵前。宋江指着高廉骂道：“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们误折一阵，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！”高廉喝道：“你这伙反贼！快早早下马受缚，省得我腥手污脚！”言罢，把剑一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黑气起处，早卷起怪风来。宋江不等那风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左手捏诀，右手把剑一指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，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。小喜作折。宋江却待招呼人马，杀将过去。高廉见回了风，急取铜牌，把剑敲动，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，就中军走出一群怪兽毒虫，直冲过来。又是一番大败，却于其前亦先作一波折。宋江阵里，众多人马惊呆了。宋江撇了剑，拨回马先走；可知天书非玄女所授。众头领簇捧着，尽都逃命；大小军校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夺路而走。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，神兵在前，官军在后，一齐掩杀将来。宋江人马，大败亏输。高廉赶杀二十余里，鸣金收军，城中去了。

宋江来到土坡下，收住人马，扎下寨栅。虽是损折了些军卒，却喜众头领都有。特注明。屯住军马，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：“今番打高唐州，连折了两阵，无计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”【眉批】此一段是为后回作地法。吴学究道：“若是这厮会使‘神师计’，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，须知此非学究妙算，正是耐庵妙笔。○详见下批。可先用计堤备。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，我等去旧寨内驻扎。”宋江传令，只留下杨林、白胜看寨，杨林、白胜于众中为下材，然却不可使之无所树立，故每于此等事便调遣之，耐庵真有宰相之才。其余人马，退去旧寨内将息。

且说杨林、白胜引入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。等到一更时分，只见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同三百余人在草里看时，只见高廉步走，引领三百神兵吹风唢哨，杀入寨里来；见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杨林、白胜呐声喊，高廉只怕中了计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。杨林、白胜乱放弩箭，只顾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。妙绝。○上文吴用只合云：“那厮会使‘神师计’，必须请将公孙胜来方可。”却忽然又算两军并杀方急，若必须请将公孙胜来，则又将如何按住高廉一面耶？左思右想，陡然算到不如射他一箭。然日里方夺路逃命之际，情势必所不及，故又左思右想，算出预备劫寨一番。此皆良工心苦。独我能知之也。○后文又劫寨者，盖言高廉惯要劫寨，以遮掩此文笔墨之迹。切勿为古人所瞒，则称善读书人矣。众军四散，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，去得远了。杨林、白胜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只要一箭足矣，不用深入也。少刻，雨过云收，复见一天星斗。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擗翻射倒，拿得神兵二十余人，如画。解赴宋公明寨内，具说雷雨风云之事。宋江、吴用见说，大惊道：“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，却又无雨无风。”众人议道：“正是妖法。只在本处，离地只有三四十丈；云雨气味，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。”便写得一似真此事。杨林说：“高廉也自披发仗剑，杀入寨中，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为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”宋江分赏杨林、白胜，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。分拨众头领，下了七八个小寨，围绕大寨，堤备再来劫寨；岂有再来劫寨之理？正是耐庵自掩之笔也。

○后文偏又当真再来劫寨，则耐庵弄奇犯险，每以此等笔法为能事也。一面使人回山寨，取军马协助。于高廉中箭后传出二令，一备再劫，一取救兵。皆故意避开取公孙胜一句，以自掩其笔墨之迹，妙绝。且说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养病，令军士：“守护城池，晓夜堤备，且休与他厮杀。待我箭疮平复起来，捉宋江未迟。”劫寨一段文字，乃正为此句耳，须知之。

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，心中忧闷，和军师吴用商量道：“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别添他处军马，并力来助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依我，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请这个人来，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，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”正是：要除起雾兴云法，须请通天彻地人。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



此篇纯以科诨成文，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。然在读者。则必须略其科诨，而观其意思。何则？盖科诨，文章之恶道也。此传之间一为之者，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，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也。何也？盖传中既有公孙，自不得不又有高廉。夫特生高廉以衬出公孙也，乃今不向此时盛显其法术。不且虚此一番周折乎哉！然而盛显法术，固甚难矣。不张皇高廉，斯无以张皇公孙也；顾张皇高廉以张皇公孙，而斯两人者争奇斗异，至于牛蛇神鬼，且将无所不有，斯则与彼《西游》诸书又何以异？此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也。吾闻文章之家，固有所谓“避实取虚”之法矣。今兹略于破高廉，而详于取公孙，意者其用此法与？然业已略于高廉而详于公孙，则何不并略公孙而特详于公孙之师？盖所谓“避实取虚”之法，至是乃为极尽其变，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见借，助成局段者也。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诨，皆所以衬出真人；衬出真人，正所以衬出公孙也。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，而徒李大哥科诨之是求，此真东坡所谓“士俗不可医”，吾未如之何也。

此篇又处处用对锁作章法，乃至一字不换，皆惟恐读者堕落科诨一道去故也。

此篇如拍桌溅面一段、不省说甚一段，皆作者呕心失血而得，不得草草读过。

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“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，寻取公孙胜来，便可破得高廉。”宋江道：“前番戴宗去了几时，全然打听不着，却那里去寻？”吴用道：“只说蓟州，句。有管下多少县治、句。镇市、句。乡村，句。他须不曾寻得到。我想公孙胜他是个学道的人，必然在个名山大川、洞天真境居住。为学道人一锥。○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山川去处，寻觅一遭，不愁不见他。”宋江听罢，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，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。戴宗道：“小可愿往。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。”非院长怕途中寂寞，正耐庵怕文章寂寞也。吴用道：“你作起神行法来，谁人赶得你上？”戴宗道：“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便走得快了。”李逵便道：院长真说得快，大哥又接得快。○肉飞眉动之文。“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你若要跟我去，须要一路上吃素，恶。○前并不以此难杨林，今忽偏以此难铁牛，故恶。○亏得题目恶，方生出妙文来。都听我的言语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个有甚难处，今日不曾难，真是不难；后日难起来，真是不易。铁牛真是心直口直。我都依你便了！”宋江、吴用分付道：“路上小心在意，休要惹事。若得见了，早早回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打死了殷天锡，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，我如何不要救他？情理俱到，剜心剔胆之言。圣贤菩萨，只存得此一片心耳。今番并不许惹事了。”不曰“并不敢”，而曰“并不许”，自家分付自家，铁牛可爱如此。

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缚了包裹，拜辞宋江并众人，离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蓟州来。走得二三十里，李逵立住脚道：“大哥，买碗酒吃了走也好。”却早来了！妙人。戴宗道：“你要跟我作神行法，须要只吃素酒。”李逵笑道：看他赔一“笑”字，妙人。“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？”只作先探一句。戴宗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今日已晚，且向前寻个客店宿了，明日早行。”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，天色昏黑，寻着一个客店歇了。烧起火来做饭，沽一角酒来吃。李逵搬一碗素饭一碗。并一碗菜汤，一碗。来房里与戴宗吃。妙绝之笔，并不曾写李逵如何，而读者早已为之失笑矣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何不吃饭？”李逵应道：“我且未要吃饭哩。”看他说谎，铁牛苦心。戴宗寻思：“这厮必然瞒着我，背地里吃荤。”

戴宗自把菜饭吃了，悄悄地来后面张时，见李逵讨两角酒、一盘牛肉，立着在那里乱吃。“两角酒”“一盘牛肉”自不必说，妙处乃在“乱吃”字与“立着”字，活写出铁牛饥肠馋吻，又，心慌智乱也。戴宗道：“我说甚么！且不要道破他，明日小小地耍他要便了！”恶。戴宗先去房里睡了。李逵吃了一回酒肉，恐怕戴宗问他，也轻轻的来房里睡了。“轻轻”妙。李逵亦有“轻轻”之日，真是奇事。俗本作“暗暗”，可

笑。到五更时分，戴宗起来，叫李逵打火，做些素饭吃了。各分行李在背上，算还了房宿钱，离了客店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说道：“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，今日须要赶程途。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，我与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”戴宗取四个甲马，去李逵两只腿上缚了，分付道：“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。”恶。戴宗念念有词，吹口气在李逵腿上。李逵拽开脚步，浑如驾云的一般，飞也似去了。戴宗笑道：“且着他忍一日饿！”戴宗也自拴上甲马，随后赶来。

李逵不省得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，是以来也。那当得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，两边房屋、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，脚底下如云催雾趲。神行法奇事，偏有此奇笔描写之。李逵怕将起来，李逵亦有“怕将起来”之日，奇事。几遍待要住脚，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？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，脚不点地只管走去了。看见酒肉饭店连排飞也似过去，又不能够入去买吃。恶，恶极。李逵只得叫：“爷爷，看他口中叫唤，无伦无次。且住一住！”看看走到红日平西，好笔力。肚里又饥又渴，越不能够住脚，惊得一身臭汗，气喘做一团。戴宗从背后赶来，叫道：“李大，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？”恶极。李逵应道：“哥哥，再叫‘哥哥’。哀切之至，如闻其声。救我一救，饿杀铁牛了！”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，恶极。李逵叫道：“我不能够住脚买吃，你与我个充饥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立住了，与你吃。”恶极。李逵伸着手，只隔一丈来远近，只接不着。恶极。李逵叫道：“好哥哥，‘哥哥’上，又加‘好’字，哀切之至，如闻其声。且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便是今日有些跷蹊，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。”李逵道：“阿也！稚子声口。我这鸟脚不由我半分，只管自家在下边奔了去。脚则我之脚也，今日‘不由我’，又曰‘只管自家’，便若我自我，脚自脚，各不相及也者。如此妙语，自非李大哥，谁能道之。不要讨我性发，把大斧砍了下来！”以大斧吓下自家之脚，妙语，非李大哥不能道。戴宗道：“只除是恁的般方好；恶极。不然，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也不能住。恶极。”李逵道：“好哥哥，又叫‘好哥哥’，哀切之至。休使道儿耍我！砍了腿下来，把甚么走回去？”写李大哥，偏用又憨又猾之笔，令人绝倒。戴宗道：“你敢是昨夜不依我？今日连我也奔不得住，你自奔去！”李逵叫道：“好爷爷，‘哥哥’二字，忽换作‘爷爷’，越哀越切，情事如尽。你饶我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我的这法不许吃荤，第一戒的是牛肉。若还吃了一块牛肉，直要奔一世方才得住！”恶极。○走一世方才得住，亦是妙语。质言之，正是“走杀”二字耳。○脱犹未死，则何以为“一世”哉。李逵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，其实偷买五七斤牛肉吃了！正是怎么好！”的的妙人。○就此处写出夜来牛肉多少，妙笔。戴宗道：“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，你这铁牛害杀我也！”恶极。

李逵听罢，叫起撞天屈来。妙人。戴宗笑道：“你从今已后，只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罢得这法。”李逵道：“老爹，看他口中无伦无次，哀切如画。你快说来，看我依你！”“看我依你”，妙语，非李大哥不能道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么？”

李逵道：“今后但吃时，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！奇语。○此语至今日已成烂熟恶贱之句，然在此处读之，宛然新出于口，何也？我见哥哥会吃素，“吃素”又有会不会，妙语，非李大哥不能道。铁牛却其实烦难，“烦难”妙，却不道有甚难处。因此上瞒着哥哥试一试。今后并不敢了！”吃荤又有“试一试”，又有“并不敢”，句句妙绝。戴宗道：“既是恁地，饶你这一遍！”赶上一步，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，喝声：“住！”李逵应声立定。戴宗道：“我先去，你且慢慢的来。”不便收缴，再作一拨。李逵正待抬脚，那里移得动？拽也拽不起，一似生铁铸就了的。恶极。李逵大叫道：“又是苦也！哥便再救我一救！”其辞宛转哀切，的的画出妙人。戴宗转回头来笑道：“你方才罚咒真么？”恶极。李逵道：“你是我亲爷，其辞愈哀，其声愈切。○由哥哥改作好哥哥，由好哥哥改作好爷爷，由好爷爷改作老爹，由老爹改作亲爷，可谓无伦无次，无所不叫矣。去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今番真个依我？”便把手绉了李逵，喝声：“起！”两个轻轻地走了去。李逵道：“哥哥，可怜见铁牛，早歇了罢！”宛转哀切，的的妙人。○九字中全不诉适来之苦，而苦情一时诉尽，妙笔。见个客店，两个人来投宿。

戴宗、李逵入到房里，去腿上卸下甲马，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，问李逵道：“今番却如何？”李逵打着脚叹气道：“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！”的的画出妙人，○有不信此脚之意。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，烧汤洗了脚，上床歇息。睡到五更。起来洗漱罢，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两个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，戴宗取出甲马道：“兄弟，今日与你只缚两个，教你慢行些。”李逵道：“亲爷，昨入店时，已叫“哥哥”，此处忽然重叫“亲爷”。活画出谈虎色变来。我不要缚了！”“不要缚”诚是，然何计与神行者相追逐哉？戴宗道：“你既依我言语，我和你干大事，如何肯弄你？你若不依我，教你一似夜来，只钉住在这里。直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，回来放你。”李逵慌忙叫道：“你缚！你缚！”诚乃“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”矣。戴宗与李逵当日，各只缚两个甲马，作起神行法，扶着李逵同走。原来戴宗的法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？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，吃了便行。

话休絮繁。两个用神行法，不旬日，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。次日，一日。两个人进城来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仆者，绕城中寻了一日。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，两个自回店里歇了。次日，又一日。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，绝无消耗。李逵心焦，骂道：“这个乞丐道人，却鸟躲在那里？无亲无疏，无上无下，但不合意，便大骂之。三代直道而行，我仅见李大哥耳。我若见时，脑揪将去见哥哥！”戴宗瞅道：“你又来了，便不记得吃苦？”妙语。李逵陪笑道：“不敢、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。”的的写出妙人。○与后对锁作章法。戴宗又埋怨了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话，妙人。两个又来店里歇了。

次日早起，又一日。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。戴宗但见老人，先逗出“老人”